

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空前灾难 与艰难出版岁月^{*}

——中国科技期刊史纲之五

朱 联 营

(延安大学学报编辑部, 陕西延安, 716000)

摘 要 日寇入侵使中国现代科技期刊出版事业正值高峰之际, 突然遭到出版中心城市失陷, 科技力量及编辑人员星散, 出版经济基础及物质技术条件极其困乏的严重灾难。然科学文化教育界爱国人士, 克服重重困难, 在迁移转战之中和后方, 坚持编辑出版了众多科技期刊, 继续了中国现代科技期刊出版事业的生存发展, 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现代科技期刊; 灾难; 迁移; 编辑出版; 继续

1937年7月7日, 正值中国现代科技期刊出版事业的发展处于空前高峰之际,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这就是闻名的卢沟桥事变。随之在中国爆发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寇不仅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对中国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同时在科学文化教育上对中国进行了大肆破坏和疯狂掠夺, 使中国现代科技期刊出版事业遭到空前灾难, 并步入极其艰难的出版岁月。

1 中国现代科技期刊出版事业的空前灾难

中国现代科技期刊出版业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探索起, 经过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大力发展, 到抗战前夕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出版中心城市的形成, 现代科学学会(或社团)及新型综合理工科大学的建立和现代科学技术力量的发展, 出版物质技术条件及经济基础的奠定与科技编辑队伍的形成, 已经成为现代科技期刊出版业的三大坚强支柱。现代科技期刊出版业的规模已经达到一个客观而较高的水平。然而,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入侵, 使这一切立刻遭到最严重的破坏。

抗战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者凭借军事上的暂时优势, 大约半年时间先后抢占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地的城市和农村, 使中国大片河山沦陷敌手, 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处在水深

* 陕西省教委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

收稿日期: 1997- 06- 19

火热之中。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破坏或改组机关、学校和科学文化团体,查封报刊社馆等言论机关,劫夺中国人民的科学文化遗产。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一向是中国现代科学文化重地,也是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主要发源地和中心所在。象上海聚集了中国科学社、中国数学会等一些有名的科学学会(或社团),出版《科学》《中国数学学报》《科学画报》等一批代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部分领域水平的重要杂志。北京则聚集着北平研究院、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营造学社等科学学会和北大、清华、北师大等一批著名高等学府。出版《中国物理学报》《清华大学科学报告》《清华学报》《中国地质学会志》《中国生理学杂志》等众多的重要科学杂志。如北平研究院一家就出版十几种中外文科学杂志。南京则集中了中央研究院、中国化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等一批科学集体和中央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出版的期刊更是品种繁多。仅中央研究院就有十几个研究所出版十几种中外文期刊。《中国化学会会志》《中国地理学报》《科学世界》《科学时代》等都是这一时期著名学术或科普期刊。然而这些科技期刊的发源地和中心,随着日寇的步步入侵,都相继失陷。科学机关、团体和出版机构纷纷被迫内迁,绝大部分期刊都因本部活动的停止,编辑、印刷、通讯等困难而失去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

抗战前夕,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形成初期高潮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科研机构业已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新型大学(具有理工科学系)也已基本在全国各主要大城市建立,广大科技工作者获得了一定的或相对稳定的科学研究环境和进行科技宣传教育的场所,全国科学学会纷纷建立并积极开展了相应的组织活动,各级各类科技期刊编辑出版机构都已形成相应规模,整个全国形成较好的科技学术研究教育空气。然而,随着日寇大肆进攻和步步入侵,这一环境和气氛遭到破坏,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技编辑人员在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一方面日寇入侵,大好河山沦陷,国家危难,使他们在心灵深处受到极大振荡;另一方面科研机关、学会活动的被迫停止和大学的一步步迁移,使他们丧失了起码的工作条件。他们在权衡了国家、民族、个人利益之后,不得不一边继续一向苦爱的科技工作,一边直接或间接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去,抵抗日寇。受战争的影响,全国特别是沦陷区通讯集会受到限制,致使初步形成的科技团结力量再一次受到打击和分散,从而使中国现代科技期刊出版业失去赖以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强大现代科学技术队伍力量的支持。

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维持经费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所属学会或研究机关供给的,另一部分则是依靠销售期刊所得和有限的赞助。这两条来源渠道,在抗战爆发后,几乎被同时切断。一方面政府科研机构因政府忙于抗战,而将本来有限的拨款更加减少,一些学会和社团过去主要靠会费和社会各界赞助款所得给期刊社(部)补助,但受战争的影响,社会各界的赞助款已经寥寥无几,会费也难以收上来。因而给期刊社的补助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由于战火的进一步漫延,交通更加不畅,期刊即使出版也难以销售出去,自然也就失去发售刊所得。此外,科技期刊作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实体,它的编辑出版需要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基础。战争爆发,主要出版地已失陷,办刊机关迁移所到之处纸张缺乏,印刷技术条件太差或没有,直接导致现代科技期刊难以继续维持过去正常的出版发行业务。

2 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艰难出版岁月

日寇的入侵,不仅使中国的大好河山被抢占,人民群众蒙受了痛失家园的巨大痛苦。同时使国家民族的各项建设发展事业遭到沉重的打击。中国现代科技期刊出版事业随着这场战争

的到来, 业已建立的三大支柱随之倾斜。中心城市的失陷, 科技机关和科学文化集体及学校的被破坏, 使它失去了应有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强有力支持和必要的科技编辑队伍、物质技术条件和相应的经济基础, 陷入瘫痪停滞状态。然而, 伟大的中华民族, 是一个具有英勇顽强历史的坚强民族, 决不会被穷凶极恶的日寇所吓倒, 而是奋起了英勇顽强的反抗。广大科技工作者更是以伟大民族责任感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抗战洪流。

“七七”事变之后, 面对日寇军事力量暂时强大的现实, 全国开始向内地实行战略转移。科技文化教育界为了保存实力, 也将设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的科研机构、科学团体、高等院校等科技文化教育机关向内地迁移。广大科技文化教育工作者更是积极响应抗战号召, 投身到保存科技文化教育基础、积极支持迁移保护和在艰难困苦条件下继续开展工作支援抗战的潮流之中。伴随着这场科技文化教育实力的转移保护, 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也由此而步入向内地转移的艰难出版岁月。

中国化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数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等都是抗战前建立的全国性基础科学学会或社团。它们各自组织或联合组织开展的多种多样的学术科研活动, 已经空前地活跃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气氛, 并形成一定气候。它们各自出版的学会学报或科学杂志也已具备了相应的规模, 成为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一支重要劲旅, 并对中国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 南京、北京、上海等市的失陷, 使它们的编辑出版再难以在原地得以继续, 只好迁往内地,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继续。

中国化学会总部于1937年11月被迫迁到重庆。《中国化学会会志》则并未因本部的迁移和条件的困难而停刊。在学会负责人和刊物编辑者们的艰苦努力下, 继续维持了较为正常的出版。除1940年未出版外, 整个抗战期间其它各年均出版发行, 估计在抗战期间出版了第6—12卷。学会还将《化学》(后改名“化学通报”)双月刊迁至成都出版发行。《化学》杂志1944年和1945年分别出版了第8卷《中国化学会十周年纪念刊》(上册, 研究之部)和第9卷《中国化学会十周年纪念刊》(下册, 普通及工业之部), 汇集了当时中国化学科学的珍贵文献。

中国物理学会“七七”事变之后也转至内地开展活动。《中国物理学报》在停刊两年之后, 于1939年续出了3卷2期, 1940年出版第4卷1期后再次休刊。但到1944年起又在成都复刊印刷出版, 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出至6卷1期。

中国数学会在上海难以活动后, 于1940年在昆明发起成立了新中国数学会。《中国数学会学报》在抗战前出至第2卷第1期后停刊。1940年在西南由苏步青等教授努力, 再编辑出版了第2卷第2期。《数学杂志》则于1939年11月由临时编者编辑出版了第2卷第1期后也被迫转至西南后方。

中国生理学会由于本部设在北京外资的协和医学院, 抗战前期, 会刊《中国生理学杂志》(Chcience Journal of Physiology)有张锡君继林可胜担任主编尚能继续维持出版。1937—1941年各年出版的期数分别是4、4、4、4、3期, 发表论文数分别是: 85、38、44、44、49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协和被日寇所占, 生理学会财产——一座小楼, 不少杂志印刷用纸、论文稿及一些用品被日军宣布为“敌财”, 欲加没收, 幸有张主编冒险与日军周旋, 方才保存下来。^[1]而《中国生理学杂志》却至止停刊(出至16卷第3期)。但早在1938年秋, 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教授蔡翘和华西大学教授启真道教授发起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 继续开展活动。1941年6月起, 该分会出版英文版《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简报》(Proleedings of Chinence Physiological Society,

Chengtu Branch), 专门发表简短研究报告, 一年3期, 至抗战胜利停刊共出13期。此外, 清华大学汤佩松在昆明西北部的大普集镇利用李约瑟和英国领事馆捐赠的有关书刊和一台大收音机收集有关生理科学进展资料, 编辑油印了英文《生化简报》(Biochemical Bulletin), 刊登营养学等方面的短篇报道和消息, 每月1期, 分送各实验室。从1941年3月创刊至1945年2月停刊, 共出版60期。^[2]以上两刊虽难与《中国生理学杂志》相比, 但在战时艰苦环境条件下出版, 无疑是中国生理学会期刊出版业的继续。

静生生物调查所因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办, 请美国大使保护, 再加会员努力, 抗战前期也尚维持出版。然太平洋战争后, 所里全部资产全被日寇抢占,^[3]已出刊多年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Bulletin of the Fammencorial Inseitute of B idogy) 也被迫至此停刊。1943年7月1日仅在江西泰和杏岭村出版了新1卷1期。

中国科学社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发祥肇始团体之一, 先后创刊出版的《科学》杂志和《科学画报》都在战前已成为中国著名的科学与科普期刊。抗战爆发后, 学会及刊物编辑同仁, 为能使两份刊物继续出刊付出艰辛的努力。

1941年,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 日寇开始进占租界, 使已在租界开展活动的科学社被迫停止了活动。当时《科学》主编刘咸曾屡被日寇传讯。在大部分社员已去内地, 资金补给中断, 人员星散的情况下, 《科学》在上海停刊, 刘主编被困孤岛。然而, 在内地的社员获知消息后, 为使这份历史悠久的科学杂志不致中断, 科学社的传统得以继续发扬, 经卢于道、杨孝述等人商议, 并共同努力终使《科学》不久在重庆复刊, 并改由卢于道教授主编(1941—1942)。1943年冬季, 内地的科学社理事会又通过议案, 任张孟闻为总编辑。张总编上任后, 联络企业界朋友, 拉广告支持《科学》出版事业。在他的努力下, 一次曾交出四期稿子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印刷。然而由于该印刷厂失慎无法印制, 幸得原稿未被烧毁。后于1944年转请时代出版社印刷, 并商请中华书局总编辑金兆梓同意由该局总经销。当时环境条件是十分艰苦的, 但刊物还是赶1945年秋出版了, 继续了战时《科学》杂志的出版事业。^[4]《科学画报》是中国抗战前夕出版发行量最大的科学杂志之一, 对中国科学技术普及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战争爆发后, 总编辑杨孝述同其他编辑克服重重困难, 结合战时需要, 在后方坚持了该刊的继续出版。

中华自然科学社总社, 抗战爆发后, 本部由南京迁往重庆。著名的《科学世界》在不得以停刊几个月后, 于1938年5月在内地复刊。《科学世界》复刊时(第7卷第1期)任命童致诚担任总编辑, 组成由高行健(数学)、谢立惠(物理)、李秀峰(化学)、罗士苇(生物)、朱炳海(地学)、龙叔修(心理)、俞启葆(农林)、杜长明(工业)、乔树民(医学)、顾学裘(药学)、江志道(常识问题)分任各科主编的编辑班组, 并另聘了多名特约编辑, 积极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继续了战时《科学世界》的出版事业。中华自然科学社除了出版发行《科学世界》之外, 1943年, 利用英美等国赠送的科学图书影片, 选出重要资料用英文打字复印编辑出版了《科学文汇》(Science A bstracts and A rticles) 期刊。该刊内容包含精选的全篇科学论文, 论文择要, 科学消息, 书报介绍等。并按学科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工程科学、医学科学四类出版。该刊出版后在散发到学术机关的同时, 也寄发到延安自然科学学院, 广为介绍了欧美科学界的最新成就。该刊从1943年起至1945年停刊, 前三类各出版12期, 后一类出版8期。另于1942年创刊了专门对外报道中国科学进展的英文刊物——《中国科学》(A cda B reva Sinensia)。内容包含国内专家撰述的某些科学专题新近研究成就稿和研究论文摘要两部分。该社刊与当时设在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李约瑟教授合作, 同时在重庆和伦敦刊行, 至1945年共出版10期。为战时科技文化对外交流做出了贡

献

全国性科学学会或科学社团在抗战期间转至内地继续出版的期刊除以上介绍的之外, 还有: 中国气象学会的《气象学报》, 中国地质学会的《中国地质学会志》及《地质论评》, 中国地理学会的《地理学报》, 中国营造学社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中华农学会报》, 中华化学工业会的《化学工业》, 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化学工程》等。新创办的有: 中华医学会在昆明创办的《中华健康杂志》(双月刊, 1939—1951), 重庆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的《水利特刊》(月刊, 1939—1945), 南京水利委员会在重庆出版的《水利委员会季刊》(1942—1946), 南京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在重庆创办的《航空时代》(月刊, 1942—1948), 《中国药学会会志》(半年刊, 成都, 1943. 6—1947. 3), 中华民国药学会上海分会的《中华医刊》(月刊, 1939, 10—1940, 4) 等等。

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前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两广地质调查所等全国及地方性政府科学技术专门机关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获得飞跃发展的主要指导及研究力量。这些机关编辑出版着为数较多的科技学术与技术期刊和科普期刊, 是中国现代科技期刊出版队伍中的一支极为重要力量。抗战的爆发, 机关的迁移或物质技术条件限制, 经济基础的不足或中断等, 使这部分期刊的编辑出版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为了今后的生存发展, 也不得不在抗战后方的艰苦条件下, 艰难地继续着其有限的编辑出版。

中央研究院是解放前中国最大最重要的中央科研机关, 其中包含了近十个自然科学专门研究所。战时大多数研究所在积极开展了研究活动的基础上不定期编辑出版了一种或几种学术水平较高, 国内外影响都比较大的中文或外文期刊。此外, 于1942年11月, 又创刊了综合性的《学术汇刊》(季刊)。该刊由物理学家叶企孙担任主任编辑, 翁文灏、李书华、曾昭抡、王家楫、傅斯年、汪敬熙担任编委。内容包括论述、科学论文提要、学术记事三项。该刊至1944年12月已出版第1卷第2期。中央研究院同年还在成都创办了《科学记录》(季刊), 直至出版到1948年。

在抗战期间, 政府科技机关在迁途或后方先后编辑出版的科技期刊除中央研究院的而外, 还有: 前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在重庆创办的《土壤》(季刊, 1940, 7—), 北平研究院的《物理探矿报告》(半年刊, 1940—1945), 重庆青年科学社的《抗战科学》(月刊, 1939—1940) 和《青年科学月刊》(1939—1940), 成都科学读物出版社的《抗战科学》(月刊, 1939—1940), 《甘肃科学教育馆学报》(半年刊, 1939, 5—1940, 5), 四川五通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创办的《黄海》(双月刊, 1939, 6—1951, 12) 和《黄海化工汇报》(不定期, 1940—1943), 《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研究报告》(成都, 1940, 8—1946, 2), 《中国蚕桑研究所汇报》(遵义, 1941, 10—1943, 6), 中国地球物理工作委员会创办的《地球物理专刊》(不定期, 1941, 2—1945, 2), 永安福建建设厅地质土壤调查所创办的《地质矿产报告》(不定期, 1941, 12—1950, 3), 南京印刷业同业工会创办的《印刷月刊》(1941, 11—1945, 4), 重庆农村部技术处的《全国农村试验研究报告辑要》(双月刊, 1941, 1—1944, 6), 兰州甘肃科学教育馆的《通俗科学》(双周刊, 1941, 1—1947, 7), 《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年报》(重庆, 1941—1946), 《(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专刊》(半月刊, 1943—1947), 上海时代出版社的《苏联医学》(月刊, 1945—1954) 等等。

高等院校作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基地, 对建立发展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率先做出过积极重要贡献。它们编辑出版的众多自然科学学报和科学杂志始终是中国现代科技期刊队伍中的主要成员。抗战爆发后, 尽管由于迁校、转折、跋涉和后方条件困难等限制, 仍然克服重重艰难险阻, 想法设法在迁途之中或环境较差的后方编辑出版了众多科技期刊, 继续了大学乃至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事业。

中山大学于1941年11月,创刊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综合性的《中山学报》。该报按学科性质由各学院主编专号出版。浙江大学曾迁宜山、遵义等处,但仍创刊了象《史地杂志》(双月刊,1937—1942)、《化工通讯》(季刊,1939—1951,宜山创办)、《电工通讯》(年刊,遵义创办,1939—1948)、《土木通讯》(不定期,遵义创办,1939—1949)、《浙大园艺》(季刊,遵义创办,1939—1941)、《机工通讯》(不定期,1940—1947)等多种科学期刊。两南联大曾于1941年4月出版一期《清华学报》《科学报告》及《工程季刊》。除此而外,在这一时期创办的还有:重庆中央大学的《中大电声》(季刊,1938—1939)和《航工季刊》(1940—1941)、《云南大学学报》(不定期,1939—1942),北大农学院的《农声月刊》(1939—1942),北大医学院的《医学杂志》(双月刊,1939—1944),陕西南郑的《西北医学院院刊》(1940—1943),北大工学院的《桥梁工学》(1941,9—1942,10),《国立西北农学院院刊》(不定期,1942—1947),北平清华大学的《地学专刊》(不定期,1943—1947)和《地学集刊》(季刊,1943—1948),武功西北农学院的《西北水声》(月刊,1943—1945,油印本),清华的《工程学报》(半年刊,1945—1950),国立同济大学的《电机工程》(年刊,1945,由印本),《福州大学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汇报》(不定期,1945—1952)等等。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圣地延安在这一阶段也创办了部分科技期刊。如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了《生产导报》(1939,3,油印本),延安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军医处国防卫生编委会铅印了《国防卫生》(双月刊),延安通讯学校创办了《通讯战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创办了《西北医刊》(后改“西北卫生”)等。

根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等有关资料粗略统计,从1937—1945年间各年创办的现代科技期刊数目分别不少于:86、36、92、72、107、70、72、51、55份。其中创办较多的是通俗科学普及教育杂志。加上继续出版原创期刊,整个出版状况,虽断断续续,但终得以维持继续。

可以看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现代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受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和打击。但又能有幸在广大科技文化教育界爱国人士的艰苦努力下得以继续生存,实为中国现代科技期刊乃至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以后的更大发展保存了极其重要的力量。

参 考 文 献

- 1、2 转引自曹育 民国时期的中国生理学会 《中国科技史料》, (1988)9卷4期, 29- 30
- 3 吴家睿 静生生物调查所纪事 《中国科技史料》, 第10卷(1989)第1期, 26- 32
- 4 张孟闻 《科学》的前三十年 《科学》, 1985年第1期